

方方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春天 来到昙华林

方方 / 著

春天
来到
昙华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春天来到昙华林/方方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7.7

ISBN 978 - 7 - 5063 - 3924 - 7

I. 春… II. 方… III. 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26598 号

春天来到昙华林

作 者: 方 方

责任编辑: 朱 燕 汉 睿

文字总监: 懿 翎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30 千

印张: 17.75

插页: 4

印数: 001 - 10000

版次: 2007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3924 - 7

定价: 2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春天来到昙华林	1
出门寻死	51
武昌城	117
中北路空无一人	217
献给我生活的城市 (后记)	275

春天

来到昙华林



一 春天来了



春天
来到
县
华
林

春天来到县华林的时候，县华林没有一点反应。

老墙上冒出一根细茎的草芽。华林的母亲在屋门口里生炉子，青烟熏得她眼泪水流了出来。她抬头揩眼泪，看到草芽。草芽绿得透明，风微微一吹，细瘦着腰两边摆动。华林母亲的心虽已苍老，却也叫这绿色击打了一下。她透过湿眼望了它好几秒，然后长叹，又过了一年。

华林回来时，母亲的炉子已经生好，门口的路上丢下些煤屑。母亲听到华林回来的声音，喊道，华林，把门口的煤渣扫一下。

华林很烦家里还烧煤炉，说放着现成的煤气灶为么事不用咧？

华林的母亲正在切菜，听到华林这样说，“啪”一下把菜刀一放，大声道，煤气是么价？煤是么价？你不会算？一罐气可以烧几天？一罐气钱的煤可以烧几天？你不会算？你当我不想现代化？可是我能拿得出几多钱来养你这个现代化呀？

华林听见母亲的声音越来越粗，赶紧往房间里躲，一边躲一边说，好了好了，一说就是长篇大论。

华林的房间在屋后的阁楼上。阁楼没有窗子，只屋顶上留了块玻璃透着光亮。这一小片亮，照亮了华林的房间，也照亮了华林的心。

这地方原是华林爷爷住的。阁楼也是爷爷亲手搭盖。冬天的时候，华林被父亲派去给爷爷暖脚，以后，华林就一直跟爷爷睡。晚上，爷爷会透过那块小玻璃，指着天上看得见的三两颗星，给华林讲一些稀奇古怪的事。躺在床上听爷爷摆古是华林最愉快的时光。

爷爷每天都比华林起得早。有一天，华林醒来，发现爷爷还在睡。就叫爷爷起床，叫了半天，爷爷不理。华林的父亲听到华林的



叫声，爬到小阁楼上，他摸了摸爷爷的鼻子，立即哭了。哭声震得屋顶上小玻璃哐当哐当地响。华林的父亲把爷爷背到了楼下，从此爷爷就再也没有回来。晚间，华林睡觉时，身边没有爷爷的呼吸，也没有爷爷的体温，更没有爷爷慢悠悠的声音。爷爷死了。

华林在那天才真正明白什么是死。死就是永远的分离，永远不能见面，就是永远不再回家。华林一家人都哭得厉害，华林也跟着哭。哭的时候，华林想，爷爷去的那个地方一定非常可怕，否则什么都不怕的父亲怎么会嚎哭成这样？

哭过后的父亲担心华林住在阁楼害怕，让华林的小哥林华陪华林一起睡。林华发出惨烈的叫声，不，我不去。我怕爷爷变成鬼来掐死我。

从此以后，这间小阁楼就成了华林一个人的。它的面积虽不足五平米，却足以让华林的心在这里自由自在。华林很庆幸林华的胆怯，而且爷爷这个鬼也从来没有来过。

母亲骂人的声音渐渐小了，华林轻吐了一口气。华林知道母亲的怨气由何而来。华林已有三个月没向母亲交纳生活费了。他用扣下的钱给自己买了一款数码相机。这是华林想了很久很久东西。

春天的阳光透过屋顶的小玻璃照耀着华林床头的数码相机，那小小的银色的机身像团火，四射光芒。华林用它把自己房间每一寸地方都拍了下来。华林知道，他的空间很小很小，可是有了它，世界有多大，他的心就有多大。

二 县华林

县华林在武昌老城墙东北角下。

武昌老城墙早就没了，什么时候拆的以及为什么而拆，人们都说它不清。剩下的一小截，也就一两米吧，在三义村石瑛家的后院



里。石瑛是个名人，原在湖北当过高官。书上说他是个好官，与他同时代活过的老人也说他是个好官。华林想，既然这样，那他就一定是个好官。石瑛留下这段城墙是个偶然。因为这段老墙在他家的后院，又因为他是个名人，没有人敢来拆除。这样一偶然，便似乎留下了历史。历史是最轻易让人提及但也是最容易让人忘却的东西。所以眼下差不多的人也都记不得武昌以前有过老城。

昙华林夹在武昌城边的两座山间。山并不高，但也足够挡人视野。一座山叫花园山，一座山叫螃蟹岬。

花园山是座找不到山顶的山。山上密集的房子把树干遮挡了，也把树尖淹没了，所以花园山看不到多少树。上山的路径就是街巷。山上有座天主教堂，站在那里已经一百多年，只有它见过树林变房子的全部过程。教堂很是肃穆庄严华丽。人一走进，敬畏之心顿起。教堂旁边还有神学院，也是上了百年的老屋。从昙华林踱步去教堂，必经一个厕所。厕所奇臭无比，这气味每一时每一刻都向着四周散发。黄昏的时候，祈祷的声音响了起来，诵诗也唱了起来，它们一起从山上顺溜而下，混着这臭味，深进到昙华林的每一条小巷。

螃蟹岬与花园山遥对着。顶上驻扎着军队，因为有部队，所以山还像个山样。仰头望去，一派的绿顶，绿树森森的。上到山顶，可看到小小的炮群。炮上有时候盖着伪装的网罩。有时候也没有。炮口朝天，威严得厉害。时见几个军人周边游弋，倘有举止可疑者，他们便会将雪亮的目光死死地盯住。其实多数的时候没有敌人。

这样，昙华林用书面语言说，就仿佛坐落在山谷间。花园山和螃蟹岬像是它的两个保镖，贴身侧立，遥相对视。左教堂，右军营；左耳听祈祷，右耳听军歌；上左山看圣母玛利亚，上右山看大炮。而实际上，真要走进昙华林，哪里找得到一点“谷感”？武昌别处的市井街路是什么样的，昙华林也就是什么样的。

昙华林以前是武昌城富人居住的地方。花园洋房像是撒在两边的山坡上。随便走走，便可见高官的豪宅，富人的小楼、军阀的公



馆、洋人的别墅，教会的礼拜堂。瑞典人还在这里修了他们的领事馆，北欧风格的楼房也就夹杂其间，赫然在望。只是岁月流年，人越住越多，各式板壁木屋、土砖平房、火柴水泥楼见缝插针，将县华林当年的林间空地，花园院落一一占据。县华林就成了今天这样的县华林。沉闷而破旧，杂乱而肮脏，满目疮痍，不堪入目。老屋们虽然还留着一些，但面相已无看头，而主人也大多早已换过。破败陈旧是光阴赐予的。光阴是一去不返绝不重复的东西。消逝的光阴使这些老屋成为县华林的沧桑往事，供人怀旧。

跟县华林贴着身的还有一家医院。医院也是当年教会所办。华林便是在这家医院出生。华林的第一声啼哭，跟县华林其他孩子没什么两样，细细的声音，断续的叫喊，有恐惧也有茫然。这就注定华林一生的平凡以及不为人知。

医院的角落里有一座名为嘉诺撒的小教堂。华林的爷爷第一次带华林来这边玩时，歌谣般说道：看看看，墙上有个人。看看看，墙上有个人。华林仰着头朝嘉诺撒小教堂的墙上使劲看，看了半天也没看到墙上的人。后来华林上了小学，再来时，方明白，墙上是有个人。那是门洞檐上用砖浮雕出的人字图案，一个很大很大的人字。华林还知道，做了鬼的爷爷只认得这一个字。

现今嘉诺撒小教堂已经废了。它背面的天文台废得更加厉害，废得差不多看不出它以往的模样。废弃的地方是小孩子的最爱。华林便常来这里。在这里玩的时候时常想，我一睁开眼，是不是就看到了这个小教堂呢？

华林就这样在县华林悄无声息地长大。成人后的他依然喜欢到嘉诺撒小教堂来。他常常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这里看光影的流动。黄昏的时候，落日的余辉照在嘉诺撒教堂墙上的雕花上，有一种废弃的华丽。那时，爷爷的声音常常会在他的耳边回响：看看看，墙上有个人。

墙上的这个人字，在光阴中被风雨剥蚀，它没有长大，也没有缩小，只是遍体鳞伤。

三 起名字

华林是家里的老六，生他的时候正是夏天。天气闷热无风，但花园山下那间厕所的气息还是滚滚涌来。

华林的父亲正在门洞里跟人下棋。华林的父亲是铁匠，一双手又粗又硬，下棋落子总也放不到它应去的位置，所以，输多赢少是必然的。这天正输着，有人来告诉他，说他老婆生了个儿子。华林的父亲正输得恼火，听到此消息更加恼火。说家里已经有了五个小子，打麻将都嫌多一个，怎么又来一个？看人家马嫂子，一生一个丫头，她狗日的怎么就不能跟老子生一个出来？

跟华林父亲下棋的是剃头的马师傅，马嫂子正是他的老婆。他们家四个小孩，无一男丁，马师傅正为此而烦着。听到华林父亲的话，立即掀了棋局，跳起来对着华林父亲喊道，喂，你是骂你老婆，还是骂我呀？！华林父亲这才发现自己犯了忌，忙软下声来赔了半天不是。马师傅消了气，但他赢了的棋局却是无法复原。

华林的爷爷原是在螃蟹岬山脚下夏斗寅的家里看门。夏斗寅是大军阀，当他的看门人也威风八面。后来夏斗寅的戏唱完了，华林爷爷的威风也跟着完了。他的儿子只好当了铁匠。要说起来，华林一家在县华林也住了有三代人。华林的父亲性子粗，不喜欢动脑子，跟孩子起名，也图省事，全在“县华林”三字里做文章。老大叫县华，老二叫华县，老三叫林县，老四叫县林，老五叫林华，老六叫华林。倘再生一个，就没字叫了。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，华林的母亲就没再生育，这样华林就成了家中最小。

华林的父亲姓吴，华林的大名就叫吴华林。

华林的母亲不高兴这样的叫法，说难得喊清楚。华林的父亲说，自己的儿子就是叫一样的名字，也分得清。再说这样个叫法，





也是好让他们将来不忘本。华林的母亲又说，起这样的名字，别人会说我们蠢。华林的父亲说，这叫蠢？我爸给我们兄弟起名字，大黑二黑三黑，我妹长得几白，还被叫了四黑。我爸爸那才叫蠢。华林的母亲斗不过丈夫，只好认了。倒是华林的舅舅从外地来，细听了六个外甥的名字后，惊道，想不到姐夫这么个粗人能起这么好的名字。

这个评价让华林的母亲心里亮堂起来，舅舅在北京当干部，是读过书的人。以后华林的母亲喊几个儿子回家吃饭时，总是把他们的名字喊得响当当。

四 四月影会

华林学摄影是初中毕业那年动的念头。

那天华林与戈甲营的小四打了架。戈甲营是县华林的一条小街巷，隔着华林家不多远。华林有一回骑自行车撞了小四的妹妹，虽然倒了歉，小四的妹妹也表示了接受，但小四却总要跟华林过不去。华林是个小个子，小四年龄比华林小几个月，但小四却是个大个子。华林的架自然打输了，输得还有些惨。华林被迫趴在地上，按小四的要求说：大哥，饶了我这个王八蛋吧。还要连说三遍。戈甲营一帮小子都看到了这场面，个个笑得东歪西倒。小四坐在椅子上大笑，他仰身大笑得太厉害，以致椅子倒下，摔了一跤。摔到地上的小四索性不起，坐在地上巴掌拍着地继续大笑。

华林回家后，心里便怀有一股仇恨。首先当然是恨小四，然后再恨他的母亲。他恨小四如此霸蛮，又恨母亲为什么把他生得这么瘦小。瘦小无力的华林恨完后，却是满心无奈。他很想咽下这口气，但小四的笑声却不饶过他。它盘旋在华林的耳边，如针扎耳，久久不散。



华林扛不住了，就去街上找他的二哥华县帮忙。华县在少林寺学过武术，拍《少林寺》电影的时候，华县在一群练武的小和尚中伸过胳膊踢过腿。因为这个，华县在县华林是个名人。好一阵子，华县从家里一出来，就有人指点他的背说，这个伙计拍过《少林寺》的电影。这一点，戈甲营的小四不会不知道。华林觉得，要治小四的威风，出自己的恶气，只有华县出面了。

华林找到华县时，华县正在武昌桥头下面跟人切磋武艺。华县说，你先到周围玩个把小时再来。华林对武术没有兴趣，便在四周闲逛。逛到区文化馆时，他站住了。馆里正在举办一个叫什么“四月影会”的摄影展览。华林觉得这名字奇怪得很，他想了想，便走了进去。

一进去华林就被那些照片惊呆。

华林原来以为摄影就是给人照相。他们家照过一张全家福，是专门过江去汉口铁鸟照相馆照的。这是他们家的第一张全家福。因为照相少，大家都有些紧张，脸绷得紧紧的。照相师傅便说，笑一笑，你们屋里格外特别，七叶一枝花呀。大家一想，可不是，六个儿子加上华林的父亲，刚好七个男人，女的却只母亲一个。可是母亲是一个老而难看的女人。说她是花，好像都有些对不起花似的。华林的父亲说，她像花？她像花根差不多。华林父亲的话音一落，一家人都笑开了。照相师傅便趁机“咔嚓”。照片的效果极其好，全家人都笑得那么舒心自然。连老而难看的母亲也笑得果如一枝花。华林认为，那个照相师傅就是摄影家。照片就是像家里的全家福一样的。

可是摊在他眼前的“四月影会”的照片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。可它是怎么回事，华林却说不上来。那种感觉，就像是他坐在嘉诺撒小教堂在看黄昏的光影流动一样。他的心在那一刻安静得不想喘息，干净透彻得有如没有云彩的天空。这是华林的幸福境界。而现在，站在一幅幅照片前，华林觉得自己又进入了自己那一刻的幸福境界。照片中的一切，距他仿佛非常遥远，却又仿佛就在眼前；仿佛与他全然无关，却又仿佛与他心心相印。



一个瘦小的年轻人，正在跟人说照片什么的。他说影调，说颗粒，说曝光，说焦距，说写意，说象征，说构图，说摒弃。他说了许多，从他嘴里吐出来的词，令华林眩晕，这是他闻所未闻过的语言。从旁边一个跟听的人那里，华林知道，这个瘦小的年轻人也姓吴，人们叫他吴老师。他就是个摄影家。这个展览是他弄来的。华林悄悄地走到吴老师的背后比了一下，他发现自己与他竟是一般高低。

小四针扎般的笑声在此一瞬倏然消失。

耳边清静下来的华林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在说，小四个子大，让他打架吧，华县有力量，让他习武吧。华林你瘦小，像这个吴老师，可是你能当个摄影家！

这是华林的心在对他说话。华林知道，他的人生从此改变。

华林甚至忘记了正在江边等着他的华县，也忘记了关于小四的仇恨。

五 海鸥的表达

华林跟着文化馆的吴老师学了十几年的摄影。这期间，华林上完了高中，又读完了师范，最后他做了中学语文老师。一架海鸥相机一直如影随形地伴着他。吴老师说，机子的好坏固然重要，但最重要的是你的心对你拍摄对象的感觉，你抓捕的角度，你想要表达什么。或许你什么都不想表达，但镜头也代表着你的内心的情感。它是你的嘴巴，它代表你向外界说出你内心的东西。是俗是雅，是杂是纯，是闹是静，是脏是洁，你什么都不必说，它全都替你说出来了。

华林本来就是一个寡言的人，他想这下好了，他多了一张帮忙的嘴了。他什么都不用说，便可以表达他的心了。



高中毕业时，华林的舅舅送给华林一台海鸥照相机。华林的舅舅说，大姐家这六个孩子，我看来去就华林会有出息。

华林的父亲揪着华林的耳朵给舅舅细看，说我怎么看不出来？我看出来的就是他是我屋里最没得板眼的人，三棍子都打不出一个屁来。华林的母亲说，就你那点板眼，怎么能看得出比你有板眼的人？

华林的母亲并不喜欢华林，但她信任弟弟。弟弟在北京做事，对华林的母亲来说，这就是天大的板眼。虽然华林的舅舅只是北京无数机关中某一家机关的副科长。

华林知道舅舅说这话的原由。因为舅舅是华林从火车站接回家的。在等待时，华林一直在翻看一本亚当斯的摄影作品集。亚当斯是个美国人，他的黑白照片拍得美轮美奂。你盯着他的照片仔细看的时候，照片上仿佛有什么魔力，让你发呆，让你久久痴想。

华林接了舅舅，让舅舅替他拿书，他替舅舅拿行李。搭公共汽车时，舅舅便将拿在手上的书翻了几下。舅舅看不明白，但他立马晓得，这东西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得明白的。舅舅向华林提了几个问题，这些问题很滑稽，但华林还是一一作了解释和回答。其实华林并没有很认真，因为华林觉得像舅舅这样的人，再怎么跟他说他也会闹不明白。华林只是转了一些词汇，影调呀颗粒呀层次呀什么的。像华林第一次听到这些词汇产生眩晕一样，舅舅也眩晕了。舅舅一眩晕，就晓得有大事发生。而舅舅这样常年走南闯北的人，一生能遇几回令他不懂甚至令他眩晕的事？舅舅想，不得了，这吴家，要出人才了。

舅舅离家前，问华林最想要什么礼物。华林不敢说，他想要个照相机。可是照相机是贵重东西，开这份口要勇气。舅舅拍着胸说，放开说，你就是要汽车，舅舅也答应你，不过得让我攒十年的钱。舅舅就一个姐姐，他把姐家的孩子看得很重，尤其是华林这样的人才。华林吭吭哧哧半天才说想要一台照相机。

华林的话音刚落，华林的母亲就给了他一个巴掌。母亲说，亏你还真的狮子大开口。你怎么不要根针？你宰你舅呀？舅舅推开他姐姐，大声道，我就是在等华林开这个口。我晓得这东西对华林最



重要，钱我都准备好了，明天就去买，买完我就上火车。还是华林送我。

一家人都听傻了。华林的五个哥哥好几分钟都没能扭动脑袋。他们弄不懂华林用了什么魔术把舅舅搞掂。华林更是傻得厉害。他也不明白舅舅为什么会如此这般。华林想，难道我真的是个人才？

这样华林就有了一台海鸥照相机。也是在这年，华林考上了大学，虽然读的是师范，但在华林家，他却是唯一的一个大学生。华林家那时并没有装电话，华林的母亲以电报的方式把消息告诉舅舅。舅舅回的也是电报。舅舅说，我早晓得会有这天，相机就是提前给的礼物。

有舅舅这个榜样，华林的五个哥哥都慷慨地表示他们要支持华林这个人才。他们纷然问华林什么是他需要的。华林说，胶卷。哥哥们一商量，表示每人每年提供两个胶卷给华林。华林的父亲好感动，觉得想不到一个华林把六兄弟拧成一股绳，便加入了这种表示。华林的父亲也表示他算一份。这样一来，华林一年有12个胶卷的份额，几乎一个月有一个卷。跟摄影家比起来，这真是太少了，可是跟业余的玩家们相比起来，这简直是多到哪里去了。

华林用他最初的胶卷，给父母和哥哥们拍了好多照片。他们到花园山上的天主教堂以及自家的门前拍了不少。当然全家人还一起走到长江大桥照相。哥哥们一半结了婚，两个有了小孩子，老四老五也有了女朋友，一家人走出门浩浩荡荡的，一眼望去，半条街都是他家的人。街坊们便都羡慕，说吴家真旺呀。然后都抢着跟华林的父亲和母亲打招呼，想要沾这一份旺气。华林的父亲从来都没有这样威风过，心里爽得一天嘴都没有合上。

像华林这样玩摄影的人，给家人照相那还不是小菜一碟。华林照出的照片没一张废品。张张照片的清晰度好，角度好，背景也好，每个人的表情更好。照片洗出来时，早已搬到外面去住的五个哥哥都赶了回来，一家人争着传看，笑闹声几乎掀翻了屋顶。华林四哥县林的女朋友本来正跟县林闹别扭，县林正发愁用什么法子把她哄好。结果华林为县林女朋友照了一张漂亮得不得了的照片，背



景是长江大桥，阳光把昙林女朋友的脸照耀成金色，每个人拿着这张相片都惊叫着好漂亮呀。昙林让华林一下子洗了十张，昙林的女朋友拿着相片，立即消了气，扑到昙林跟前，在他脸上连连亲了几下，亲得昙林的父亲看不过去，大声咳嗽予以制止。

那天晚上，华林的父亲才真正认识到，家里有个人才跟没有这个人才完全不是一回事。躺在床上，华林的父亲郑重地跟华林的母亲说，国家总说要爱惜人才，我总是不晓得人才是么家伙，现在屋里有了个人才，真的蛮好咧。国家的话蛮有道理。华林的母亲说，人才个呵欠！你老吴家的么儿子一个，他该做什么事就得做什么事，跟人才没得关系。华林的父亲朝他老婆翻了一个白眼，说女人真是没得见识。

华林在阁楼上，听到父亲和母亲的对话。他心里暖暖的。他想海鸥的这份表达，应该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表达。

六 风景在哪里

华林一直在寻找他的风景。有如四月影会那样，他想拍出让别的人怦然心动的照片。但华林一直没有找到。每次去看别人的摄影作品，他都有窒息感。他无法加入同行们的交谈，只能自己踱到一边，甚至是在一个角落里，他才能够呼吸。他不知道自己什么做得不好，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再怎么做，他只觉得自己已经尽了心力，心里却没有满足。

有一天华林去美术学院看一个法国人的摄影展览。那个法国人选择的主题是三峡，这是摄影家们拍烂了的选题。华林先以为这样的摄影展览只是一个法国人讨好中国当局而已。可是当华林站在那些作品面前时，他有点傻了。惊讶得嘴巴都拢不上去。照片是黑白的，那的确是三峡，但那却不是中国人常态眼光中的三峡。建筑工



地的材料和现场，从质地到图形，经过了法国人的眼睛和心灵，全都变成了艺术。它们从他的镜头里走出来，走到了墙面上，那么淡定，却又那么富于激情。华林从上面看到了一个灵魂。一个无拘无束的灵魂。面对这些作品，华林知道，在他的家里，他已经是人才了，可是在摄影界，他却还只是一个小虫子。

华林有些沮丧，甚至很烦。回家时，他便去了嘉诺撒小教堂。

小教堂依然华丽地颓废着。阳光落在墙面浮雕的人字花案上。那地方已经被太阳照过一百年。把墙上的“人”字照得沧桑满是，却没有挥发掉它的美丽。一百年的光照和一天的一模一样。孤单的时候，华林常会坐在那里呆看着阳光一寸寸寂静地移动，自己的心便在这寂静的移动中安宁。

现在，华林像以往一样小坐着，像以往一样看着阳光的移动，但他的心却无法沉静。他想自己怎么会那样缺乏灵感缺乏创造缺乏才华呢？为什么别人的心都像明镜一样，只要有一线阳光就会光芒四射。而他的心怎么就只像是锈在胸里的一个零件，任凭阳光如何照耀，非但没有光泽，甚至连一点活力也没有？

嘉诺撒小教堂旁芳草萋萋，风吹时发出轻微的簌簌声。这声音让苦闷的华林更加地沉醉在自己的苦闷中。

晚上，华林去找吴老师。他向吴老师倾诉他的苦闷。吴老师正隔三岔五地下乡拍摄有关楚文化的民间器物，心思不在华林身上。华林看出吴老师的心不在焉，心里掠过几丝失望。吴老师读出了华林的情绪，忙又带着歉意地说，像你这样，应当属于瓶颈时期。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个阶段。华林说，可是我应该怎样走出这个瓶颈，到达属于我的开阔地呢？吴老师没有回答。

华林只好告辞。吴老师送华林出家门时，见华林满脸忧伤，心有不忍。知道华林是真爱摄影，真想出好作品，而不只是玩玩。吴老师便给华林提了个建议。吴老师说，华林你不妨到清江边走走，拍拍土家人的跳丧，去感受一下人类在生与死的边缘上所迸发出的激情。

华林的心里就像黑房间被人拨了下开关，突然明亮了起来。